2017,36(2):376-381

李金丽,李梦婷,黄 兵,等.亚砷酸盐提高藻与蚤培养基下纳米二氧化钛的稳定性[J].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, 2017, 36(2): 376–381. LI Jin-li, LI Meng-ting, HUANG Bing, et al. Arsenite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nano-TiO₂ in aquatic culture media for freshwater algae and daphnia [J]. *Journal of Agro-Environment Science*, 2017, 36(2): 376–381.

亚砷酸盐提高藻与蚤培养基下纳米二氧化钛的稳定性

李金丽^{1,2},李梦婷²,黄 兵¹,王振红²,罗专溪^{2*}

(1.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,昆明 650500;2.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,福建 厦门 361021)

摘 要:进入水环境的纳米二氧化钛(nTiO₂)会影响水体中其他污染物的环境行为,进而影响其生态风险,这种影响机制受其在水 环境中分散、团聚及沉降等稳定性的影响。为更好地认识和预测淡水环境中 nTiO₂ 的生态风险,以超纯水和常见的培养基(绿藻培 养基 BG11、大型水蚤培养基 SM7)作为分散介质,分析了亚砷酸盐[As(Ⅲ)]影响下 nTiO₂ 在分散介质中的稳定性。结果表明:nTiO₂ 稳定性与其初始浓度、分散介质离子强度显著负相关;As(Ⅲ)能够影响分散介质的 pH 值、Zeta 电位,从而影响 nTiO₂ 的稳定性, nTiO₂稳定性与 As(Ⅲ)浓度显著正相关。这说明水环境中的 As(Ⅲ)能增强 nTiO₂ 的稳定性和迁移能力,使绿藻和大型蚤暴露于稳 定的 nTiO₂-As(Ⅲ)体系,增大两者的生态风险。

关键词:nTiO₂;As(Ⅲ);稳定性

中图分类号:X703 文献标志码:A 文章编号:1672-2043(2017)02-0376-06 doi:10.11654/jaes.2016-1031

Arsenite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nano– TiO_2 in aquatic culture media for freshwater algae and daphnia

LI Jin-li^{1,2}, LI Meng-ting², HUANG Bing¹, WANG Zhen-hong², LUO Zhuan-xi^{2*}

(1.Facult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,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Kunming 650500, China; 2.Key Laboratory of Urban Environment and Health, Institute of Urban Environment,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, Xiamen 361021, China)

Abstract: Nano-titanium dioxide($nTiO_2$) has an impact on the behavior of other co-contaminants in the environment, then pose to its ecological risk.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then to predict the ecological risk of $nTiO_2$ in fresh water, we investigated the stability of $nTiO_2$ under arsenite[As(III)] stress in different culture media—ultrapure water, Freshwater Algae and Daphnia Culture Media BG11 and SM7. The results showed that: The stability of $nTiO_2$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its initial concentration and ion strength of the disperse medium; Arsenite could influence the pH and Zeta-potential of the medium, thus the stability of $nTiO_2$; The stability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arsenite's concentration, indicating enhanced stability and migration of $nTiO_2$ by arsenite. As a result algae and daphnia were fully exposed to the stable $nTiO_2$ -As(III) system, and the ecological risk of both spieces increased.

Keywords: nTiO₂; arsenite; stability

近年来,随着纳米技术的飞速发展,工程纳米材 料大量生产、使用及排放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。 nTiO₂是最重要的纳米材料之一,由于其特殊的理化 性质(超微性、紫外吸收性和高效光催化活性)被大量 生产和广泛使用^[1-2]。据估计,2006—2010年 nTiO₂的 产量约为 5000 t·a⁻¹,2011—2014 年约为 1 万 t·a⁻¹,到 2025 年将高达 250 万 t^[3-4],大量的生产和使用,将使 其通过空气沉降、地表径流、污水排放直接或间接地 进入水环境^[5-6]。nTiO₂ 在淡水水体中浓度数量级从 ng·L⁻¹ 到 μg·L⁻¹不等,当有污染源时可达 15 μg·L⁻¹[7]。

* 通信作者:罗专溪 E-mail:zxluoire@163.com

收稿日期:2016-08-11

作者简介:李金丽(1991—),女,硕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方向:纳米污染科学。E-mail:15912415941@163.com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(41271484,41401552)

Project supported: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(41271484,41401552)

已有研究证明,nTiO2对水体中常见的月牙藻、网纹 蚤、大型水蚤¹⁸、浮游植物¹⁹均有毒性。nTiO₂还会改变 水环境中其他污染物的行为进而影响其生物效应, Rosenfeldt 等¹⁰⁰的研究表明,水环境中的 nTiO₂ 能够增 加银(Ag)对大型蚤的毒性,也能够作为载体增加大 型蚤体内 Ag 的累积量。因此,全面了解纳米二氧化 钛在特定水环境中的行为特征对于其风险评价具有 重要意义。

砷(As)是普遍存在于环境中的有毒类金属元素, 由于其难降解性、较强的生物毒性、生物累积性和生物 放大作用,砷污染事件一直备受关注¹¹¹。虽然在河流湖 泊等地表淡水中砷的类型主要以砷酸盐(以 As(V)表 示)为主,As(Ⅲ)的含量则较低,但As(Ⅲ)比As(Ⅴ) 具有更大的毒性(60倍)、更好的溶解性以及迁移性, 且水体中氧化还原条件、生物活动的改变以及含 As 废 水的排入都将改变水体中 As(V)与As(Ⅲ)的比例^[12]。 例如,As 污染严重的阳宗海中 As (Ⅲ)的含量介于 20.89~30.44 µg·L⁻¹,平均值为25.55 µg·L⁻¹,约占溶解 态的 32%^[11];另外,在湖泊中 As(V)和 As(Ⅲ)的分布 呈现分层现象,处于好氧状态的表层水以 As(V)为 主,而厌氧状态的深层水则以As(Ⅲ)为主^[13]。当这些 淡水水体中的 As(Ⅲ)被浮游动物摄入后,可能会随 着食物链的传递进入人体而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。 因此,淡水环境中As(Ⅲ)的生物效应也值得关注。

nTiO₂对As(Ⅲ)具有吸附作用^[14],可作为污染物 运输载体携带 As(Ⅲ)进入水生生物体内¹⁰,但 nTiO₂ 对这一污染物运输能力受其在水环境中稳定性的影 响。nTiO2进入水体后的行为特征、对其他污染物的影 响能力又与环境因素(离子强度、离子类型、pH值)密 切相关^[15]。由于缺乏 As(Ⅲ)如何影响 nTiO₂ 稳定性的 研究,不利于 nTiO₂ 与 As 相互作用机制的阐述,不利 于对二者相互作用风险的理解。淡水藻和大型蚤在水 生生态系统中为主要的生产者和初级消费者,对环境 中污染物的分布、传递和循环起重要作用,且两者均 广泛用于水生生物毒理试验。因此,本文选择这两种 受试生物的特定培养基及超纯水(对照)为介质来探 讨 As(Ⅲ)对 nTiO₂ 稳定性的影响,对于 As(Ⅲ)和 $nTiO_2$ 的水环境风险评价具有重要意义。

材料与方法 1

1.1 材料与试剂

实验所用 nTiO₂(粒径小于 25 nm, 晶型 100% 为 锐钛矿型)购买于 Sigma-Aldrich 公司,纯度>99%。在

分析天平上称取 0.167 g 的 nTiO₂ 粉末,将其分散于 100 mL 超纯水中并超声 20 min(50 W·L⁻¹,40 kHz), 配制成 $1 g \cdot L^{-1}$ (以 Ti 计)的 nTiO₂ 悬浮液,每次实验前 超声 30 min (50 W·L⁻¹, 40 kHz)。在分析天平上称取 1.299 2 g NaAsO₂ 溶于 100 mL 超纯水中, 配制成 7.5 g·L⁻¹As(Ⅲ)储备液,置于4℃的冰箱中保存,每次实 验前采用逐级稀释的方法来配制所需 As(Ⅲ)浓度。 其他化学试剂均为优级纯。培养基 BG11 和 SM7 根据 OECD 方法配制^{III},两种培养基性质如表1所示。

表1 培养基的基本性质					
Table 1	Water chemistry analysis of algae and daphnia				

culture media						
介质	总溶解固体/ mg•L ⁻¹	电导率/ μS∙cm⁻¹	离子强度/ mmol·L ⁻¹	pH		
BG11	1239±11	1881±15	26.53±0.42	7.09±0.18		
SM7	419±21	1598±24	22.37±0.35	8.06±0.13		

分别从As(Ⅲ)、nTiO2储备液中吸取不同体积的 液体加入超纯水、BG11、SM7中,配制成As(Ⅲ)浓度 为 0、75、750、7500 µg·L⁻¹ 以及 nTiO₂ 浓度为 2、10、20 mg·L⁻¹的混合液,混合体系现配现用,配制后立即上 机测定。在实验过程中,放置样品的离心管均用铝箔 纸包裹(避光),每个样设置三个平行。

1.2 nTiO₂的分散和沉降实验

nTiO₂分散在三种混合体系中的粒径和 Zeta 电 位采用纳米粒度-Zeta 电位分析仪(ZetasizerNano,英 国 Malvern 公司)测定。通过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(UV-2450,日本津岛公司)于 219 nm 下测定 24 h 内 混合体系吸光度的变化,根据不同时刻吸光度 A 与 初始吸光度 A₀ 的比值判断 As(Ⅲ)对 nTiO₂ 沉降性 能的影响,比值越小说明越容易团聚和沉降,稳定性 越低。

1.3 数据分析

实验结果均为3次平行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。 实验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PASW SPSS Statistics 18 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(ANOVA)和 Pearson 相关关系分析, 采用 OriginPro 8.0 作图。

2 结果与讨论

2.1 nTiO₂的分散

nTiO₂在BG11、SM7和超纯水中的SEM 图如图1 所示。nTiO₂在超纯水中分散状态更好,粒径稳定在 200 nm; nTiO₂在 BG11 和 SM7 中更容易团聚, 粒径稳 定在 500 nm 和 600 nm, 且团聚得更紧实, 表面更光滑。

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36卷第2期



图 1 nTiO₂在超纯水(a)、BG11(b)、SM7(c)中的 SEM 图 Figure 1 SEM images of nTiO₂ Nanoparticles dispersed in Ultra-pure water(a), BG11(b), SM7(c)

根据表 2,nTiO₂浓度为 20 mg·L⁻¹时,加入不同 浓度 As(Ⅲ)后,nTiO₂在三种介质中的 Zeta 电位值发 生了显著改变。随着 As(Ⅲ)浓度的增加,nTiO₂ Zeta 电位绝对值显著增加(*P*<0.05),相对于 BG11 和 SM7,nTiO₂分散在超纯水中的 Zeta 电位绝对值更高, 说明在超纯水中分散状态更好,体系更稳定,在 SM7 和 BG11 中则更容易团聚。

众所周知, 在水溶液中,Zeta 电位是反映粒子之间排斥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参数,对胶体的分散和沉降性能产生很大影响。Zeta 电位绝对值越低,悬浮颗粒 表面的电荷密度越低,悬浮颗粒越容易发生团聚和沉降;相反,Zeta 电位绝对值越高,颗粒表面的电荷密度 越高,颗粒表面高电荷密度使颗粒之间产生较大的静 电排斥力,使悬浮体保持较高的稳定性。相比于 BG11 和 SM7,nTiO₂ 在超纯水中的 Zeta 电位绝对值最高, 稳定性也最强。另外,由表 2 可知,当 As(Ⅲ)浓度相

表 2 不同 As(Ⅲ)浓度下 20 mg·L⁻¹ nTiO₂ 在三种培养基中的 Zeta 电位和 pH 值

0		0.	
介质 Medium	$As/\mu g \cdot L^{-1}$	ζ/mV	pH
超纯水	0	18.57±0.80	6.60±0.03
	75	23.57±0.93	6.92±0.2
	750	-27.5±0.85	7.21±0.02
	7500	-47.9±1.56	9.02±0.07
BG11	0	-12.8±0.56	7.21±0.03
	75	-21.07±0.42	7.22±0.02
	750	-26.83±0.31	7.24±0.00
	7500	-31.93±0.50	7.80 ± 0.04
SM7	0	-2.91±0.06	7.83±0.02
	75	-4.41±0.07	7.89 ± 0.04
	750	-5.64 ± 0.02	7.95±0.06
	7500	-9.02±0.07	8.38±0.10

Table 2 Zeta potential(ζ), and pH measurements of nTiO₂ at a 20 mg · L⁻¹ in culture media influencing by different arsenite levels

同时,初始浓度为20mg·L⁻¹的nTiO₂在三种介质中 Zeta 电位有较大差异,超纯水中 Zeta 电位的绝对值 远大于在 BG11 和 SM7 中。这可能是因为 BG11 和 SM7 中的离子强度较高而引起的[17-18](表 1),体系离 子强度越高,nTiO2越容易团聚,稳定性越差。根据 Zeta 的 DLVO 理论, 悬浮液中胶体的稳定性是由两种 力的合力来决定的:即能够使胶体保持分散状态的静 电斥力和促使胶体团聚的范德华引力[19]。当电解质溶 液中离子强度较低时,例如在超纯水中,粒子表面的 能量壁垒较高,颗粒之间很难克服能量壁垒相互团 聚,此时范德华引力较弱,静电斥力占主导地位,两者 的合力为斥力,颗粒处于较分散状态;随着电解质溶 液中离子强度增加,双电层被压缩,能量壁垒逐渐减 小,粒子之间阻力降低,此时范德华引力增大,颗粒开 始团聚。因此,可观察到 nTiO₂ 在离子强度较高的 BG11和 SM7 培养基中大量团聚。这与 Shih 等^[20]的结 论相似,培养基中盐类的加入减小 nTiO2 悬液的 Zeta 电位绝对值,悬液稳定性显著降低。

20 mg·L⁻¹ nTiO₂ 在不同 As(Ⅲ)条件下 pH 值如 表 2 所示。可看出随 As(Ⅲ)浓度增加,三种体系中 pH 值逐渐增大,且不同浓度 As(Ⅲ)下三种体系的 pH 值均高于 nTiO₂ 的等电点(pH_{pec}=6.5),体系稳定性 也逐渐增大。这可能与 nTiO₂ 颗粒在不同 pH 条件下 的表面电荷有关。当 pH 值接近 nTiO₂ 的等电点时,其 表面电位接近 0 mV,颗粒容易团聚;随着 pH 值的增 大,表面电位逐渐远离等电点,颗粒带电量增多,悬液 中的排斥力相应增大^[19,21],稳定性逐渐增强。

2.2 nTiO₂ 的沉降

当不同浓度 nTiO₂ 分散在超纯水、BG11 和 SM7 中时,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团聚和沉降(图 2)。在前 4 h,团聚和沉降较为明显;12 h 后逐渐达到平衡,且只 观察到轻微的团聚和沉降;nTiO₂ 在超纯水中稳定性 最好,在 SM7 中最容易沉降,这一结论也可通过相 应体系中 Zeta 电位绝对值得出。另外,前4h内2、 10、20 mg·L⁻¹ nTiO₂ 在 BG11 中的分散情况相似,在 超纯水中差异较大,可能是由 BG11 中较高的总溶 解固体量而引起,此时 nTiO₂ 稳定性受总溶解固体 影响较大,4h后 nTiO₂ 稳定性主要受其初始浓度影 响。这说明沉降介质总溶解固体量、离子强度,离子 类型、pH 是影响 nTiO₂ 稳定性的主要因素。

As(Ⅲ)浓度为75 µg·L⁻¹时,nTiO₂在三种介质中 的粒径均随着其初始浓度(2~20 mg·L⁻¹)的增加而增 大,团聚程度、沉降速率、粒径逐渐增大,粒径范围分 别为137~191 nm、210~473 nm 和 311~513 nm(图 3)。 这说明 nTiO₂ 的初始浓度是影响其稳定性的又一重 要因素,与 Brunellit 等凹的研究结论一致。Tan 等凹研 究了 nTiO₂ 分散在 SM7 中的粒径,发现随着 nTiO₂浓 度从 0.5 mg·L⁻¹ 增大到 2 mg·L⁻¹ 时,粒径从 189.0 nm 增 至 266.1 nm;Seitz 等^[23]考察了 P25 nTiO₂ 分散在ASTM 培养基中粒径,发现 nTiO₂ 的粒径超过 1000 nm;Lin 等^[24]研究了浓度为 100 mg·L⁻¹ 的 nTiO₂ 在与 BG11 类 似的培养基中的分散状况,发现 nTiO₂ 的粒径为 940 nm。这些结果说明,即使 nTiO2 分散在同种培养基中, 它的分散、团聚和沉降情况也与很多因素有关,如来 源、结构、浓度以及实验者的差异,从而为以后比较 nTiO₂的毒性差异提拱了更多的理论依据。

2.3 As(Ⅲ)对 nTiO₂ 稳定性影响

As(Ⅲ)对 nTiO₂稳定性的影响结果如图 4 和图 5 所示。随着 As(Ⅲ)浓度的增加,nTiO2在三种介质中 的沉降速率显著(P<0.05)降低(图 4),粒径逐渐减小 (图 5),说明 As(Ⅲ)显著减小 nTiO₂ 的团聚程度和粒 径,即增强 $nTiO_2$ 的稳定性。 $nTiO_2$ 初始浓度一定时, 随着 As(Ⅲ)浓度的增加,Zeta 电位绝对值显著增加, pH 值逐渐增大而远离 nTiO₂ 等电点,表明 nTiO₂ 稳定 性增强。这可能是因为 As(Ⅲ)通过显著改变介质的 Zeta 电位和 pH 值而改变 $nTiO_2$ 的稳定性; 也可能 是 nTiO₂ 对 As(Ⅲ)的吸附作用,研究表明 nTiO₂ 对 As(Ⅲ)具有一定的吸附能力,且吸附能力随 pH 增大 而增大^[2]。本实验中三种介质的 pH 值均小于 9.1,此 时 nTiO₂ 表面带负电荷,As(Ⅲ)在溶液中主要以非离 子状态的中性物质氢氧化砷[As(OH)3]存在,nTiO2对 As(Ⅲ)的吸附量大为降低,吸附复合物内层的负电荷 是由于 As(Ⅲ) 增加 nTiO2 表面羟基的去质子化作用而 形成,这些负电荷会增加纳米颗粒间的静电斥力使其 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。因此,随着 As(Ⅲ)浓度增加, $nTiO_2$ 颗粒间的静电斥力逐渐增强,在体系中的稳定性



图 2 75 µg•L⁻¹ As(Ⅲ)下不同浓度 nTiO₂ 的沉降情况 Figure 2 Sedimentation of nTiO₂ nano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under arsenite concentration of 75 µg•L⁻¹





也逐渐增强;同时,nTiO₂表面吸附氢氧化砷后会产生 较强的空间位阻而提高 nTiO₂的稳定性^[26-27]。

2.4 环境意义

由于特殊的理化性质,进入水环境的 nTiO₂ 将会对 水生生态系统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。已有研究表明, nTiO₂ 的吸附作用使其能够作为水体中其他污染物的 载体而进入生物体内,提高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^[28-30]。 Yang 等^[31]的研究表明 nTiO₂ 能够作为镉的载体而影 响其对水生生物的毒性和体内累积量;Sun 等^[32]的研 究则表明在水相中 nTiO₂ 能够吸附大量 As 后促进鲤 鱼对 As 的累积;Tan 等^[16]得出了相似的结论,其研究 表明大型蚤对于吸附在 nTiO₂上的镉(Cd)和锌(Zn) 具有更高的摄入量和较低的排泄量。当水环境中同时 存在 As 和 nTiO₂ 两种污染物时,nTiO₂ 稳定性的提高 将可能促进生物对 nTiO₂—As 这一共存污染物的利用 而增加 As 的生态风险。因此,研究 nTiO₂ 在特定环境









图 5 20 mg·L⁻¹ nTiO₂ 在不同 As(Ⅲ)浓度下的粒径

Figure 5 Effect of arsenite concentration on $nTiO_2$ nanoparticles $(20\ mg\cdot L^{-1})\ dispersion$

中的行为特征对于其全面的风险评价具有重要意义。

3 结论

(1)分散介质中离子强度的高低、pH 值均能够影 响纳米颗粒的团聚和沉降。离子强度越高,nTiO₂颗粒 越容易团聚,相应的粒径也越大,因而越容易沉降; pH 值越远离 nTiO₂等电点,nTiO₂越稳定。

(2)nTiO₂的稳定性与 As(Ⅲ)浓度显著正相关。 nTiO₂稳定性的提高将可能促进生物对 As 的利用而 增加 As 的生态风险,研究 nTiO₂在特定环境中的行 为特征对于其全面的风险评价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参考文献:

 Aravantinou A F, Tsarpali V D, Ailianis S, et al. Effect of cultivation media on the toxicity of ZnO nanoparticles to freshwater and marine mi-

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36卷第2期

croalgae[J]. Ecotoxicology Environmental Safety, 2015, 114:109–116.

- [2] Arturo A, Anastasiya Lazareva. Predicted releases of engineered nanomaterials: From global to regional to local[J]. *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 Letters*, 2014, 1(1):65–70.
- [3] Baun A, Hartmann N B, Grieger K D, et al. Setting the limits for engineered nanoparticles in European surface waters-are current approaches appropriate[J].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ssessment, 2009, 11(10): 1774–1781.
- [4] Weir A, Westerhoff P, Fabricius L, et al.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 in food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[J]. *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*, 2012, 46(4):2242–2250.
- [5] Troy M. Nanoparticle silver released into water from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ock fabrics[J]. *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*, 2008, 42: 4133–4139.
- [6] Nowack B, Bucheli T D. Occurrence, behavior and effects of nanoparticles in the environment[J]. *Environmental Pollution*, 2007, 150(1):5– 22.
- [7] Westerhoff P, Song G. Occurrence and removal of titanium at full scale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: Implications for TiO₂ nanomaterials[J]. *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ssessment*, 2011, 13(5):1195–1203.
- [8] Baun A, Hartmann N B, Grieger K, et al. Ecotoxicity of engineered nanoparticles to aquatic invertebrates: A brief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toxicity testing[J]. *Ecotoxicology*, 2008, 17(5):387–395.
- [9] Miller R J, Bennett S, Keller A A, et al. TiO₂ nanoparticles are phototoxic to marine phytoplankton[J]. *Public-Library of Science*, 2012, 7(1): 310-321.
- [10] Rosenfeldt R R, Seitz F, Schulz R. Heavy metal uptake and toxicity in the presence of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: A factorial approach using *Daphnia magna*[J]. *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*, 2014, 48(12):6965–6972.
- [11] 张玉玺, 向小平. 云南阳宗海砷的分布与来源[J]. 环境科学, 2012, 33(11): 3768-3778.

ZHANG Yu-xi, XIANG Xiao-ping. Distribution and sources of arsenic in Yangzonghai Lake, China[J]. *Environmental Science*, 2012, 33(11): 3768–3778.

- [12] Smedley P L, A review of the source, behaviour and distribution[J]. Applied Geochemistry, 2002, 17(8):517–568.
- [13] Pnilip R, dowdle ronald S. Bacterial dissimilatory reduction of arsenate and sulfate in meromictic Mono Lake[J]. *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*, 2000, 64(18):3073–3084.
- [14] Pena M E, Korfiatis G P. Adsorption of As(V) and As(III) by nanocrystalline titanium dioxide [J]. Water-Research, 2005, 39 (11):2327– 2337.
- [15] 吴其圣,杨 琛,胡秀敏.环境因素对纳米二氧化钛颗粒在水体中沉降性能的影响[J].环境科学学报,2012,32(7):1596-1603.
 WU Qi-sheng, YANG Chen, HU Xiu-min.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aggregation of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[J].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, 2012, 32(7):1596-1603.
- [16] Tan C, Fan W H. Role of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 in the elevated uptake and retention of cadmium and zinc in *Daphnia magna*[J]. *Envi*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, 2012, 46(1):469–476.

李金丽,等:亚砷酸盐提高藻与蚤培养基下纳米二氧化钛的稳定性

[17] Wang H, Dong Y N. Heteroaggregation of engineered nanoparticles and kaolin clays in aqueous environments[J]. Water Research, 2015, 80(14): 130–138.

2017年2月

- [18] Zhu M, Wang H. The effect of humic acid on the aggregation of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 under different pH and ionic strengths[J].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, 2014, 487(8): 375–380.
- [19] Praetorius A, Labille J. Heteroaggregation of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 with model natural colloids under environmentally relevant conditions[J]. 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, 2014, 48(18):10690– 10698.
- [20] Shih Y H, Liu W S, Su Y F. Aggregation of stabilized TiO₂ nanoparticle suspensions in the presence of inorganic ions[J]. *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Chemistry*, 2012, 31(8):1693–1698.
- [21] Jiang C L, Jean-Marie Séquaris, Harry Vereecken. Effects of inorganic and organic anions on the stability of illite and quartz soil colloids in Na-, Ca- and mixed Na-Ca systems[J]. Colloids and Surfaces A: Physico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Aspects, 2012, 415(7):134-141.
- [22] Brunelli A, Pojana G, Callegaro S. Agglomeration and sedimentation of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(n–TiO₂) in synthetic and real waters[J]. *Journal of Nanoparticle Research*, 2013, 15(6):1684–1693.
- [23] Seitz F, Rosenfeldt R R, Schneider S. Size-, surface- and crystalline structure composition-related effects of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 during their aquatic life cycle[J]. *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*, 2014, 493(5):891-897.
- [24] Lin D, Ji J, Long Z. The influence of dissolved and surface-bound humic acid on the toxicity of TiO₂ nanoparticles to *Chlorella* sp.[J]. Water

Research, 2012, 46(14):4477-4487.

- [25] Meng X G, Korfiatis P. Adsorption mechanism of arsenic[J]. 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, 2006, 40(4):1257–1262.
- [26] Romanello M B, Fidalgo M M.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aggregation of TiO₂ nanoparticles under environmentally relevant conditions[J]. *Water Research*, 2013, 47(12): 3887–3898.
- [27] Topuz E, Sigg L, Talinli I. A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agglomeration of Ag and TiO₂ nanoparticles under freshwater relevant conditions[J]. *Environmental Pollution*, 2014, 193(9):37–44.
- [28] Tian S, Zhang Y, Song C.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 as carrier facilitate bioaccumulation of phenanthrene in marine bivalve, ark shell (*Scapharca subcrenata*)[J]. *Environmental Pollution*, 2014, 192(13): 59–64.
- [29] Tan C, Wang W X. Modification of metal bioaccumulation and toxicity in *Daphnia magna* by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[J]. *Environmental Pollution*, 2014, 186(12): 36–42.
- [30] Fan W, Cui M, Liu H. Nano-TiO₂ enhances the toxicity of copper in natural water to *Daphnia magna*[J]. *Environmental Pollution*, 2011, 159 (3):729-734.
- [31] Yang W W, Wang Y, Huang B. TiO₂ nanoparticles act as a carrier of Cd bioaccumulation in the ciliate *Tetrahymena thermophila*[J]. *Environmental Science & Technology*, 2014, 48(13):7568–7575.
- [32] Sun H W, Zhang Q N. Enhanced accumulation of arsenate in carp in the presence of titanium dioxide nanoparticles[J]. Water, Air, and Soil Pollution, 2006, 178(1/2/3/4):245-254.